老屋

散文•往目情怀

月染乡关

□寒 山

随笔·轻风物语

八月,是故乡月光最丰盈的季 节。月亮在故乡的每寸大地上都撒下 了一层厚厚的银粉,田野莽莽,到处 都是蟋蟀凄厉的叫声。月光融融,清 晨在万物的表层凝成白霜。平阔的河 面逐着月光漫过长堤,灰白色的茅草 如同水草般随风轻拂于河流两岸。岸 上的房舍被月光织成的密网牢牢地罩 在其中, 乡村的粗粝被月光尽数磨 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生出柔 意,给人如梦似幻的朦胧动人之感。

月光如银, 乡野无处不可照及 高大的树木一半皎洁一半黑影, 界限 不明,被夜风随意牵扯。房屋也在地 面投上一片菱形黑影,但那黑影夜风 奈何不得。星星漫天,初在天幕,闪 烁如钻石,成了坠入凡间的小精灵。 夜半时分,我坐在堂屋门前,仿佛一 伸手就能抓到几颗。

我自是什么也抓不到,但星月之 光却在我的掌心里了。近颍河之故, 月光沾了水汽,便觉得润润的。寒露 之前,这润里甚至还有点暖,河水却 渐凉了。于是,常见成群的碗口大的 老鳖在河边晒盖,别人晒的是日光, 它们偏爱这月光,它们都知道如何保护 自己,因天生笨拙,遇险时不能敏捷逃 脱,便不能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借着 夜色保护,岸上沙滩饱饮了一天的秋 阳,余温还在,它们尽可在其中自在悠 一番,美美地洗个月光澡。

长大后离开故乡,常常在梦里回 到月夜里的沙滩上,老鳖还在,沙滩 余温也在。梦醒之际,心里惦念的全 是故乡的事物了。那时八月以后,红 薯窖里也常见如盆的老鳖蛰伏, 它是 从小就在这窖中长大,还是在某个月夜,顺着月光的线索一路跋涉至此, 发现这里如此湿润且温暖, 顿生春江 水暖之感, 便在此处幽居下来了。红 薯窖里的确温暖,红薯们可安心过 冬,空气中又弥漫着一种甜腻的芬 芳。空气中似有化不开的糖,一旦掺 了月光,就成了棉花糖。

我并不常在月夜行走, 乡野的土 地上总流传着鬼怪的传说,那时年幼 胆小,自然什么都信。后来长大有了 胆量, 便不再害怕。于是, 月夜里行 走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我和万物一 同被月光包裹着,亲密无间。身边草 丛里虫声繁密如落雨,忽然传来一声雄鸡的低鸣,梦呓般,还没扯开嗓子 便旋即明白了还没到打鸣的时段,牛 羊都安睡了,孩子们翻了个身,拽住 母亲的衣角,小鼻子分辨出是熟悉的 味道,便又甜甜睡去了,我这时仿佛 听到了月夜里整个村庄温柔的呼吸声。

如今身居都市已久, 乡关离我越 来越远。有时半夜起身,耳畔是不知 名的虫鸣, 急促的、悠闲的, 虽是成 段的,彼此间隔却又刚刚好,一阵刚停,余音仍绕耳,又一阵插缝连接, 完美结合。如果静下心来听,绝对是 首动听的月夜的序曲。从阳台的窗 口望出去, 月光被栏杆分栏,倾斜着射 人,均匀地铺陈在地上。星星寂寥,三 五在东、在南、在西、在北。城市渐趋高 耸的楼顶上的光芒,让我分辨不清,是 灯光还是月光?就像我已分不清,往昔 的记忆和如今的梦境。

□贾 鹤

在一幅油画前驻足, 画中是一座老 屋,斑驳的石墙,残破的门框,开着的 半扇门上贴着褪色的年画。我怔怔地站 在画前,直到女儿在另一端叫我。如果 这画也有情,它会认得与我的似曾相识。

就像电影的镜头徐徐展开,油画中 的老屋由远及近,继而生动地出现在眼 前。这是我记忆里的村庄,是奶奶家的 老院子。如果我有一双绘画的手,在画 中描摹下老屋的轮廓,会和眼前的这幅 丝毫不差。

老屋很老了,那是爸爸小时候的家,门口的土坯墙,厚重的木门总是合 不严实,推门的时候总不会干脆利落地 一把推开,连续发力,配合门轴地吱吱 作响,门才迟缓开启。

青石的门台,踏上去总有冰凉的触感,碎石铺成的小路连着大门到堂屋。 奶奶就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听到人来, 就会起身迎出来,往往还没有迈出堂屋的门台,我们已经到屋里了。奶奶越来 越老了,她不再以麻将消遣,整日坐在屋 子里,看着电视也会睡着。 一天中大多 数时间都在醒着又睡着中度过。看到我 们回去,她自然是欢喜的,摸摸索索地站 起来拿东西给我们吃,爸妈拦着不让她 张忙,在她亲热的问话中,不在她身边长 大的隔阂也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趁大人们说话的时候, 我总耐不住 寂寞左顾右盼,屋子似乎还是老样子, 家里没有爱折腾的年轻人,老屋就像被 时间遗忘了,保持着三十几年前或者更早以前的样子。我总喜欢把脚立在门槛 上,扶着门框找东边墙坯里的一面小镜 子。爸爸说这镜子是当初盖房子的时 候, 爷爷镶上去的。爷爷已经不在二十

多年了, 镜子除了落上灰土, 依然明亮 如故。我总试图在镜子里看到我, 小时 需要踮脚才能看到头发, 如今轻易就能 看到镜中人的眼睛。

如果它也有一双眼, 也会看出这个 家里缓慢的人事变迁。老人更老了,孩 子一个个都走了出去,偶尔的喧闹都是 逢年过节回来的探望。相比节奏欢快的 城市生活, 我一直觉得老屋的时间是缓 慢清凉的,没有什么事必须做,季节的 分明在这自然的序曲里迟暮而宁静。

门前有开垦出来的一片小菜园,农 家院子无章法的归置让自然和人回归最 质朴的和谐, 夏天的豆角番茄辣椒丝瓜 快意疯长,这样的小菜园能满足小户人 家一个夏天的吃菜之需。院子的勃勃生 机也会引来蜂鸣蝶舞,蚊虫争绕。东南 角的压水井旁常年立着一口大缸,大缸 里总是有水,有掉下去的落叶漂在上面, 也有不知名的飞虫落入水中。水中的一 方天,有晃动的云影,也有静默的树荫。

如果我在老屋中长大,我也会享受 边摇着蒲扇,一边在凉风中感受天人 合一的夏夜。我和老屋在季节里成长, 感伤,再远离。多年后,这将是我记忆 里回不去的美好。

因为我没有长在老屋。如今,我怀 念的心情里多了幻想的浪漫,而现实的 回忆也会随着记忆而修改,最终和我想 象的样子重合。老屋,是我记忆里的一 枚坐标,安放着我对村庄和远去亲人的

如今的老屋,随着奶奶的故去,终 将离我越来越远。门前的太师椅不再有 人终日坐着睡着,小菜园风过处,有花 寂寞地落下。缸中的一方天地, 云影去 了又回。仿佛一切如昨, 只是生命中有 些人不再回来。

散文·美景履痕

沙澧秋色

□郑曾洋

秋天是一个流淌在诗歌里的季 节, 湛蓝如洗的碧空,涓涓不息的流 水,五颜六色的树林,时时处处都散发 着浪漫的气息。而沙澧河畔,蓝天碧 水,绿柳红枫,还有那金黄的银杏,五彩 斑斓,秋色醉人,游人行走在浓浓秋色 之中,赏心悦目,怎一个"美"字了得?

沙澧秋色,美在天空蓝。秋高气 爽的碧空,淡淡的,一尘不染,宁静 而高远, 犹如蔚蓝色的海, 广阔无 垠, 使人产生许多诗意的遐想。朵朵 白云飘在蓝色的天空中,美得令人心 醉。这就是传说中的"漯河蓝"吧? 蓝天白云之下,沙澧河水比往常更加 碧绿,就连两岸拂堤杨柳,似乎也比 盛夏季节绿得更深一些呢!

沙澧秋色,美在水波碧。秋天的 沙澧河水,宛如温润的碧玉,碧绿的 河水静静的, 仿佛不再流淌, 让人看 一眼就想拥她入怀,沉醉其中。河面 上的小船,和岸边绚丽多彩的秋色相 映,真是美到极致。最美的还是微雨 时,漫步沙澧河边,让清凉的雨丝滴 落在自己的面颊,看岸边杨柳青青, 赏水面烟雨蒙蒙,折一枝青青柳丝, 掬一捧秀波绿水,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沙澧秋色,美在杨柳绿。深秋的 风仿佛是一个手法高超的魔术师, 把 沙澧河畔盛夏碧绿的夏装变得绚丽多 彩,唯有岸边拂堤杨柳,依然青青如 故。纤细柔软的柳枝儿垂落在河面 上, 映入河水中, 仿佛姿容迷人的少 妇揽镜自照,别有一番风韵。 一阵秋 风吹过,青青柳丝在水面轻轻摇曳, 翩翩起舞,婀娜多姿,给沙澧河畔增 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沙澧秋色,美在枫叶红。红枫大 道两侧挺立的红枫,像两排熊熊燃烧 的火炬,把沙澧河畔装点得分外妖 娆。片片枫叶在瑟瑟的秋风中, 如一 团团生命的火焰,燃烧在深秋的枝 头,大自然用它的生花妙笔挥毫泼 墨, 绘成一幅如火的画卷。那红叶红 的那样热烈,就像漯河儿女的心情一 样,是那么的火热,那么的激情,那 么的青春活力。

沙澧秋色,美在银杏黄。看吧, 从嵩山路桥一路向西,从丁湾桥一路向 南,河堤两侧的棵棵银杏飒爽英姿,如 兵至城中,满城尽带黄金甲,威风凛然, 边呈露让人炫目的金色,一边飘洒下 片片落叶,飘在空中,如金色凤蝶翩翩 起舞;落在地上,随风贴地卷动铺成一 地锦绣,在深秋萧瑟的大地上旗帜一般 鲜明地辉煌着。只有在这个季节,沙 澧河畔的银杏树才齐刷刷地披上金袍 一般,醒目,亮丽。沙澧河畔这五彩 的秋色,令人陶醉。

诗歌·紫陌红尘

秋风萧瑟 (外三首)

秋风萧瑟, 吹凉了多少江湖 吹凉了多少英雄的杯中酒 落叶纷纷逃离枝头 鸟儿纷纷飞向温熙的南方 光阴瘦了又瘦, 光阴裸露出了 灰色的骨头

这世间,没有什么事物能够 躲得过一场秋风无边无际的诉说 包括秋风本身 没有什么事物, 不曾被秋风 高高举起的利刃,以及诗词枯萎的 破碎的段落,一语道破 一场秋风能够告诉我们的, 还有 很多很多

秋已深

秋已深。那些用心爱过的花草 都已回到了故乡 那些用心爱过的河流, 仿佛 还来不及挥手,就已经越过了 岁月的额头 那些用心爱过的人儿呵 不知道是否还在河流的源头、尽头 痴痴地守候

秋已深。一个手捧明月 鲜花和星子的人儿呵, 依旧在山间 在天边, 在柔软的坚硬的地平线 小心翼翼地纵火。时间的粉末 无声地飘落

当世界误解我的时候

当世界误解我的时候 我总是喜欢报之以沉默。我知道 只有时间与沉默, 才能够 让误解开出娇艳欲滴的花朵

当生活重击我的时候, 我知道 她不停挥舞着的雨点般 擂向我的拳头里, 紧攥着的 是金黄的爱。我们都是尘世的孩子 都是为了爱与被爱, 才在 这个跌宕起伏的烟尘滚滚的人间 短暂、真实而又虚无地存在

当世界以最初的姿态和胸怀, 重新 揽我入怀, 我知道 为这一刻, 我已跋涉了千山万水 叩响过无数星子的门 才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门

在人间

这世间, 有多少花开 就有多少花落。有多少尘土 就有多少尘土 无法割舍的酸涩与快乐 有多少河流,就有多少河流 默默地搬运着月光下 火辣辣的太阳底下, 水草与沙石 之间不为人知的诗歌

风不停地吹拂着, 这苍老而又 疲惫的人间。这年轻而又 明媚的人间。这不停摇晃着的 白茫茫的人间。光 斜斜地站着,笔直地站着 远处和近处的车轮声不停地轰鸣着 碾压着